

垂釣人生

我喜歡看別人釣魚，特別是看著家人釣。

家族說，釣魚是江家祖先留給男丁的興趣，留有江家血統的人，無一不被遺傳到著個站在碼頭的習慣。

小時候阿公早上常常騎摩托車載我到處走，有時候走到菜園裡的小渠道就提起釣竿揮灑起來了，而我常在旁邊用石頭摳著福壽螺的卵，等到卵掉入水中打中水黽，再有小魚啃蝕掉卵，我就非常高興，因奶奶說福壽螺是害蟲，必須除掉。

有水就有魚，在嘉南平原的小水溝釣到吳郭魚是常態，但有時也會釣到烏龜與垃圾，那天人家就叫阿公不能打麻將了。他知道河流的走向，這邊沒有魚那期到下游去找好了，一定要釣到魚，就算是一隻小午仔也好，麻將桌才可開台。我把幼稚園美勞課做的彩色紙風車插在摩托車上，那是我跟阿公的船，船往下游駛去，一定會釣到魚，但我喜歡阿公釣到烏龜，因為烏龜可以離開水面，我可以像摸小倉鼠一樣，把牠抓到我手掌心輕撫，點點牠的頭，牠會縮回去，但魚不會。

爸爸則是假日的時候帶我去釣，我跟弟弟愛黏爸爸，爸爸晚上把我們兩個偷偷抱上車跟著他跑遍台南的每一個港口。夜晚的港口，吹著海風讓我有種長

大的感覺，因為沒有小孩子半夜還在外面的。我最喜歡爸爸帶我們去七股地區將軍漁港釣魚，那邊的魚不是特別大也不是特別好吃，純粹覺得在星空下浸泡在海水的鹹當中，越發覺得那是星星的味道。有時候爸爸帶我們摸黑踩過教識到了靠近水線的地方，可以看見從未看見的大條魚類卡在石縫裡，死去腐爛的樣子，覺得那叫人生百態。往高處爬則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海面，船在海面上搖晃著，身體會跟著擺動起來，心也跟著舒暢，當時想，這就是所謂大人的浪漫吧。

我也很喜歡爸爸帶我們去台南科學園區釣魚，從晚上釣到清晨。那邊常常有非常慷慨的釣客把魚餌連同喝剩的伯朗咖啡遺落在湖邊公園的小平台上，有撿到乾糧飼料，到天一亮時把漁網拋到水中，把乾糧灑到水裡清晰的啪啪啪是魚群們豐盛的早餐，牠們吃完早餐，沒有料到正是最後一餐。有時候有像黏土似的濕飼料味我常常把它當黏土玩，玩到雙手都是飼料味再拿給爸爸掛在魚鉤上。有時好運一點會撿到一和蚯蚓，但我常常避諱執事蚯蚓，但不知為什麼那時深信，蚯蚓可以釣到的魚比較大隻，比較美味。

我很喜歡在清晨四點大力吸吐那邊的空氣，有種濃郁的玉米濃湯味，感覺很好吃，但爸爸叫我不吸太多科學園區的空氣。其實，媽也叫爸不要釣科學園區的魚。

其實我知道，阿公跟爸爸釣的是兩種不同的目的與味道。阿公釣的是夾菜的榮譽，爸釣的是舒緩工作帶來的壓力。但不變的是，他們都享受魚餌投進去之後，換來的不確定性，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保有期待，保有好奇心。

「什麼時候要回來啊？」是每隔兩週就會出現在 LINE 的信息。

來高雄已經一年，加上大學外宿的年數也有五年了，課業與工作繁忙，拾起書本後，跟著家人釣魚的習慣也早就沒了。但是愛釣魚的香火依舊沒斷掉，是愛與我打架弟弟在延續著。

弟弟在國小時一直保有良好成績，爸爸為了獎勵他，給了弟弟一隻他珍藏的釣竿，讓他培養釣魚的興趣，興趣隨著每此的小漁獲讓弟弟越來越有心得。直到國中才愛釣成癡，課本一丟就丟到水裡似的，撿不回來了。書包打開全都是魚餌與魚鉤，有時下課沒有直接回家，則是扛起釣竿消失在草叢中，甚至有時站了兩三個小時，什麼都沒有，他也覺得滿足。

他到了高中唸了餐飲科，人人都以為他找到另外的興趣了，考了許多證照也拿了許多調理獎，對廚藝開始鑽研，連我煮泡麵的方法都可以被他指正，他說水家玩之後，才可以把肉加下去，肉才不會老，才會保有鮮甜。

後來大學跌破眾人眼鏡，考到了應用英文系，但在家人還沒反應過來他又改變理想時，一張一張的缺曠課警告單寄回家裡，原來他請假請到會被二一的狀態，我們都了解他念不出興趣，於是勸他轉學或是轉系。

換了間學校後，弟弟還是常常自己一個人去釣魚，有時候在田邊小圳溝發現他，有時候在南科迎曦湖邊發現他，一個人安安靜靜的釣魚，望著湖面出神，是他人生中最沈穩的時刻。但家裡還有另場風暴，缺曠課警告單也是一張張如雪片似的寄回家，郵差都認得我們家有個愛缺曠的小孩，最後爸陪弟弟回學校，跟教官辦理休學，正式跟他第二段大學生活說再見。

今年五月，弟弟要求要考警察特考，爸媽拿了錢給他去公職補習班，投注下一段人生。

「這星期實在慢得難受！心情是有生命以來的灰。妳弟結束了大學生涯，我本也告訴自己沒關係，若是讀個專科警察也不錯，結果連警專也不用考，就直接去考警察特考，雖然考上了受訓過後也是警察，但沒有專科學歷，以後都只是個警員！我們家唯一的男丁沒有大學學歷，竟然連專科學歷也不可得，在那個階級堆疊起來的世界裡！生活會越來越不好受，或許我跟妳媽都看不到，否則我們會很自責很難受的！」

爸傳 LINE 給我這段話，則是因為那天他看見弟把釣竿拿去回收桶，撿起來

後反被弟憤而折斷的那天。

爸說要幫他修補，但他拒絕了，說道「想丟就是想丟了，不用撿起來了」。

但我們都明白都是因為考試與浮沉的人生使他壓力過大。

過陣子，他重新購買了一支釣竿。在讀書之餘還是會去湖邊排擠他的憂愁，直到夕陽西下，浮沉的游標突然一定，往下沉之後，釣竿兩水下強悍的力量拉扯之後，水上那頭釣手拉起來，是什麼就是什麼了，時間與耐性會決定一切。